

原创长篇案例小说

# 掩蓋

首例市长手机泄密大案

市长丢了一部手机，惊曝一个腐败大案；  
一个身缠万贯的酒店经理却有偷窃和窥官  
隐私之癖；  
一本小姐日记暗含凶手线索。  
时隔五小时的两起凶杀案，  
嫌疑人的离奇失踪，  
一层层迷雾被警方拨开……

徐大辉【著】

# 真相

西泠出版社

# 掩蓋

首例市长手机泄密大案

徐大辉【著】

# 真相

長江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常正  
装帧设计：大象设计工作室  
版式制作：北京大汉方圆图文设计制作中心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掩盖真相/徐大辉著. —北京：长征出版社，2007  
ISBN 978-7-80204-242-1

I. 掩... II. 徐. 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62310 号

---

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：100832)

电话：68586781

北京市京北制版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16 20印张 200千字

定价：28.00元

---

ISBN 978-7-80204-242-1

# CONTENTS 目录

---

- 第一部 命案在迷雾中浮悬/1
- 第二部 死者对生者的叙述/107
- 第三部 手机里的谋杀拼图/208

第一部  
命案在  
迷雾中浮悬



## 1

一道眼泪在两个姣好的脸上干了，头部弹穿的窟窿流下的血浆呈紫红色，如一坨果冻凝得十分均匀。法医注意弹孔、粉尘什么的，死者泪水的细节被完全忽略，因为被杀者的眼泪不属于痕迹范畴。

“张队，你看这儿。”柳雪飞叫张国华，指着一扇窗户说，“窗户像似新开过。”

柳雪飞是市刑警支队副队长，张国华是支队长，负责现场勘查的指挥。

张国华将虚开的窗户小心翼翼地推开，探出头向下望，见到二楼的平台顶，实际是二层裙楼的屋顶。他所在的杀人现场是三楼的一个房间。假定凶手作案可以攀上这个平台，然后再爬进三楼来，此房间在酒店的后身不临街，又给一道很高的围墙遮挡，即使爬上爬下，也不易被人发现。

“张队，空调房间窗户不该开的。”柳雪飞说。

“有道理。”张国华赞同。他吩咐勘查现场搜寻物证痕迹的刑警：“刘浩，窗口加细。”

“是，张队。”刘浩应声到窗户前。

女侦察员裴菲菲在卫生间门前发现一个血鞋印，她喊：“刘浩，你看这儿！”

几个刑警围过去，刘浩蹲下来，小心翼翼地提取鞋印。

张国华走回到里间，法医进行检查，翻动了尸体，仰面的姿势变成侧卧，眼泪的痕迹不复存在，一滩新鲜的血从金色的发间流出，一条红绸带一样缠绕着，这是死者之一九花。

“完了吗？”张国华问。

“完啦。”法医拉上床单，盖住光赤的死者。

“雪飞，安排辨认吧。”张国华说，“找几位同楼层的服务员和带班什么的最好。”

柳雪飞去叫人。

服务员等候在一楼大厅里，她们低声议论着，话题显然是这场凶杀，表情不尽相同：平静的、木然的、也有惊恐的。

“下来了。”有人说了句。

众服务员的目光一齐投向楼梯，柳雪飞走下来，停在最后一级台阶上，问：“谁是负责人？”

一个细高挑个儿，身着店服的女人走过来：“黄经理不在，我姓安，是酒店的副经理。”

柳雪飞迅速扫一眼面前的女人，说：“你跟我来。”

副经理安然，年龄稍长一些，酒店员工都亲切地叫她安姐，有时黄总经理也叫，不过他叫的声音有别于众员工，安字拖音很长，然后是姐，和那条街上豆腐匠的叫卖声音极其相似。

“豆——腐！”

“安——姐！”

随刑警上楼安姐脚步越来越沉，将要在三楼看到什么，她早想象到了。

今晨，最早发现血案现场的服务员，尖刺的喊叫声响彻整幢大楼，没有一人不被惊动，大多数是给惊醒的，都知道出事了。

“杀人啦！”

“杀人啦！”

安姐宿舍也在三楼，离发生血案的房间有一段距离，毕竟是同一个楼层，听到的喊声格外真切。短暂的愣怔后，她撒腿朝喊叫声方向跑去。

那时，第一位目击血案现场的女服务员，强烈的精神刺激使她身子坚挺地向前走了几步，然后轰然在安姐面前倒下去，吓昏的人表情特别难看，姣好的脸给恐惧揉皱成一张纸，手指扎撒着，像一个落水后挣扎的求生者。

哪个房间杀了人呢？需要做出判断，安姐在想是顾晕倒的服务员，还是去杀人的现场？短短的犹疑后，安姐直奔敞开门的房间。啊！她看到骇人的场面，双人床上的两人头发间朝外涌血，人血流出体外的瞬间是粉红色，如清晨绽放花朵那般鲜艳。

# 掩盖真相

大片的红颜色闪现，像张艺谋一部电影。安姐的眼里充满红色，没看清床上的人是谁，她比晕倒在走廊里的服务员理性一些，喊道：

“来人呐，快来人！”

最先到达的是保安，职业加训练使他们在突发的事件面前，沉着而冷静。

“怎么啦，安经理？”

“杀人……”安姐语无伦次。

保安第一个反应是举起手中的器械——橡皮棍，冲入房间。

报警前，安姐先拨了总经理黄毛的手机。她怀疑两个死者之中就有黄毛。在这个房间里过夜，除九花外，只有他。如果拨他的手机，室内有铃声响起，自然是他无疑。

黄毛的手机关机，屋内也没有希望的响铃声。

“报警！”安姐对自己喊。

警察到来，三楼被封锁。安姐也没权力到三楼来，她听从警察安排，把全体员工都集中在一楼大厅里，一个都不准外出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房间门口，张国华问。

“安然。”

“哦，张队，她是副总经理。”柳雪飞说。

“安经理，请你认一下她们是谁。”张国华见安姐脸色苍白，说，“不过你不要害怕，其实死人没什么可怕的。”

安姐稍微平静一下，走进去。

法医慢动作掀起床单。

“她叫九花。”安姐指认了死者，说：“她还是大堂经理。”

“另一位呢？”张国华问。

九花的头发是金色，自然的金色，像成熟的麦穗颜色。

小慧头发也是金色，小慧的头发是染的，比九花的发色油亮一些。安姐说：“这位是小慧。”

“确认吗？”刑警问。

“确认。”安姐肯定说。

“安经理，过会儿我们再谈，你再叫两名服务员来。”张国华说。



“叫谁来？”安姐问。

“随便，是你们店的员工就行。”张国华说。

辨认死者，也用不着太多的人，有三两个人，能够确定死者的身份就可以了。

安姐下楼去叫人。

“张队，死者是本酒店的员工无疑。”柳雪飞说。

窗外传来嘈杂的声音。

“雪飞，你在这儿组织着辨认，我去应付一下记者们。”张国华把辨认死者的事交给柳雪飞，走出房间。

遇到突发事件，动作仅次于119、110的大概是媒体记者，传媒的时代么。

此刻，酒店外边的秩序有点乱。多家媒体的记者蜂拥而至。

命案的现场勘查有条不紊地进行着，警戒线穿越了院落，围观的人群被限制在警戒线以外，几家媒体的记者见缝插针，向警察提问题。

“几个人被杀？”记者问。

负责维护现场的警察很讲原则，他们的任务是警戒，与此无关的事无权力去做。他们用了标准的词汇：无可奉告。

“凶手使用什么凶器？”记者问。

警察将背部给了记者们。

“我们是‘城市新闻快车’频道的记者……”电视台记者扛着摄像机，挤在人群最前面，“请问……”

张国华的出现使警戒线整体朝前悠了悠，说明大家向前拥挤。他对记者们熟悉，刑侦支队长不只一次面对镜头。

“张队！”记者们也 and 刑警们一样叫张国华。

“大家好。”张国华走到警戒线前，与记者打招呼。

“什么时候可以放我们进去啊？”有记者问，“拍摄一下现场。”

“对不起，现场勘查还在进行之中，大约一小时后你们可以进入。”

张国华明确答复。

“张队，能向我透露一下血案的情况吗？比如说……”记者追问。

张国华知道记者不先睹为快地得到点什么，是不肯罢休的。他说：

“法医初步鉴定，血案大约在昨夜零时左右发生，两名服务员在房间里被枪杀，其中的一位是大堂的经理，人已死亡。”

“请问张队，作案的凶手是几人？”

“对不起，现场勘查还没结束。”张国华说。

“警方有了犯罪线索吗？张队，能谈一下你对此案的看法吗？”

张国华说声对不起，在记者们追问声中转身进楼，身后闷热的空气里一片张队、张队的呼喊声。

走进大厅，柳雪飞已被红颜色包围，员工在向他提问，或是，他在问员工。见张国华进来，声音才翅膀一样飞走。

“张队，确定了，是他们的员工。一个名叫九花，一个叫小慧。”柳雪飞说着识别尸体的结果。

## 2

凌厉习惯去西山晨练，回来路经八马路露天农贸市场买菜，风雨不误，几乎和钟表一样准时。

“我出去啦。”凌厉穿好晨练装，临出门前向懒洋洋在床上的年轻妻子说。

妻子郭影身子慵懒眼睛却不懒，在丈夫的身上游览一遍，发现了错误，说：“衣服扣子乱串门。”

“哦，是啊。”凌厉低头见第三个扣子钻进了第二个扣眼儿，系错了位。

郭影爱说这类生动的俏皮话，丈夫经常系错位扣子，有时分不清衬衣的前后。

“看见没，衣服前后长短不一样，还有商标，商标都在前面的。”她在说一种小常识。

尽管这样，凌厉还是时不时出差儿，还出过笑话。有一天他去上班，秘书见了局长就想笑。

“怎么啦？”他感到莫名其妙，反过来问秘书。

“我觉得局长的衣服……”秘书吞吞吐吐，比划一下自己的前襟。

条件反射，凌厉也看自己的衣服，和别人在你面前摸一下鼻子，你也摸一下。可是，他没发现有什么不妥。他问：“我到底怎么啦？”

“局长衣服的商标……我是说，那只狐狸……”

凌厉坐上民政局长的位置，韩国金狐狸短衫是他穿上身的第一件名牌服装，还是郭影先斩后奏，买来不得不穿的。不过，妻子弄回差不多一群狐狸，休闲裤是金狐狸，皮鞋是金狐狸，腰带也是金狐狸。他说，“我成了狐狸局长。”偏偏金狐狸和他开玩笑，他穿反了衣服，那只金狐狸背面朝前，毛色发灰。他有些不好意思：“我穿反盆（颠倒）了。”

“我说嘛，还以为金狐狸褪了毛。”秘书诙谐，在局里，只有秘书敢跟局长开这种不咸不淡的玩笑，大家都知道他们有渊源，没渊源，下级谁和上级开玩笑。

金狐狸笑话发生后，凌厉特别注意是不是穿反了衣服。金狐狸没再搞错，金色的狐狸他牢牢地记住。但是，他还是不可避免地出差，袜子、衬裤什么的，左右、前后颠倒，不是什么是非，颠倒就颠倒了，尤其是衬裤在里边，也没人看见。当然他自己有感觉，有时兜屁股，那一定穿反了，他默默承受不说。

好在，郭影经常纠正他，临出屋必须校正一遍。因此他玩笑地说：“你是我的校对。”

“形象设计师。”

“我走啦。”凌厉改正了扣子，让它们回到合适的位置上，出门去晨练。

房间门关上，郭影翻了身，脸冲着墙。简装修的墙，准确说是只刮了大白的房间墙壁，用料讲究了些，是仿磁的那种。白白的一片没什么好看的，落上一只苍蝇、甲壳虫就有意思了。如果大海上没有船，只是一片水，大概就没人看海了。

她在那个早晨就这样无聊地想着，每天早晨她都有一个无聊时段，离开床她并不是懒惰的女人，一天手脚不闲地做事，在她上班的亲近小动物协会，四个人办公桌子的卫生她全包了，包括清洗杯上的茶垢。

也许是老夫少妻都是如此的生活习惯，多勤快的女人在床上也变了。她曾认真地想过，没人愿意离开大树的阴凉地儿。

凌厉是郭影蔽荫的树木，近些年她更有了依靠的感觉。女人最终还不是依靠男人！丈夫比自己大 21 岁，如今，老夫少妻成为城市的一道风景。

不指望白墙会出现奇迹，它不是电影幕布，《功夫》、《夜宴》什么的也不会放映。但是，白墙在几个夏天里，演着她心灵里的电影。片名不确定，随心所欲。有时，几部穿插映放。

在这个后来成为刻骨铭心记忆的早晨，郭影有段电影是井东的晨景。从一个角度看西山，她看到某种动物身上部件形状似的山体，此刻更雄壮挺拔，太阳用红色的光线抚摸它，使它充满诱惑力。一两条小道通向山间，晨练的人中她看到熟悉的身影，丈夫慢跑的动作彰显生命的活力。

好像有雷声传来，声音不是来自墙壁，是窗户外边的声音。要下雨了吗？她坐起来，手牵扯窗帘，看到渐渐阴沉的天空，嘟囔一句：“他没带伞。”

雨并没立刻下来，或者说没那么痛快地下来。有时，雷也说谎。响来响去，天空也未裂开缝，雨点篷着没漏下来。

两个和着蜂蜜的馒头，一杯牛奶，一盘醋泡的萝卜皮，是凌厉的早餐。

郭影看下表，按微波炉的开关，加热食物。在此之前，她弄好红心萝卜皮，这种有着心里美的萝卜，皮脆，口感好。切它时，她故意带些瓢儿，用紫粉色做点缀。

凌家住四楼，从一至三楼上楼的脚步声中，郭影能准确无误地辨清丈夫的脚步。从 7 点到 7 点 30 分，有十几次上下楼，竟没有一个是她等待的人。

“怎么搞的，还没回来？”郭影只好第三次热牛奶。

过了 8 点，郭影坐不住了。她要上班的，尽管亲近小动物协会不用坐班，去还是要去的，本打算今天去。

“老是不带电话。”她埋怨道。

事实上，带电话到西山也没用。通讯覆盖了全世界，就是无法覆盖西山，为此，井东市的电信部门大伤脑筋。什么卡、什么手机到西山都

不好使，有那么点儿微弱信号，接听断断续续，别想听完整的句子。这是所有人去西山不带手机的原因，凌厉也不例外。

9点多仍旧不见丈夫的影子，也没电话打回来。半路给哪位朋友拉去喝早茶的事情发生过，不回来吃早餐，他会打回电话告诉妻子的。

“会不会出现意外？”郭影蓦然有种不祥之感。

前几天，民政局的一位科长，早晨离家时好好的，拎着鸟笼子到西山遛鸟，刚把鸟笼子挂在树上，眼前一黑，跌倒后再没爬起来。那只鸟在那个早晨叫得凄惨，不是鸣唱，而是悲啼，整个西山给鸟叫得吊唁大厅似的。

“人太脆弱。”凌厉慨言。

“是啊，是啊！”妻子同感，生命实在太脆弱。

不能再等了，郭影决定去西山，出门时带上两把伞。

“如果遇到一个50多岁的男人……”郭影一条腿踏进出租车，身子还没完全进来，就嘱咐司机帮他留心路上的行人，担心与丈夫走两岔去。

“您还没说去哪儿。”司机提醒道。

“哦，西山。”郭影说。

出租车开到半路，她忽然叫停车。

“你不是去西山吗？”

“那么多话！”郭影责备司机，丢下车钱。

出租车司机倏然离去。

郭影去西山半途下车，是她想起一件事。丈夫说他要吃青椒炒驴板肠，她说她去买，他说哪天晨练回来自己买，天天路经农贸市场，顺便买回来。

“还不是嫌我买不好。”她说。

“不是买不好，怕你不认货。”他说。

郭影承认，丈夫是小百科，知道很多生活知识。驴板肠，是传统的乡村名菜，有句谣谚：宁舍爹和娘，不舍驴马板肠。可见好吃至极。如今养驴的少了，市场上出售的驴板肠，小贩子做了手脚，用牛肠来以假乱真。一般人还吃、认不出来，郭影哪里分得清真驴马板肠、假驴马板

肠啊。

“但愿他在挑选驴板肠呢！”郭影这样想，希望是如此。

出售驴马板肠的摊位前没几个人，也没什么驴马板肠出售。广告牌子上写的是牛蹄筋，牛头肉……郭影没见到丈夫的影子。

郭影穿越菜市场，遇到三五个熟人，都说没见到凌局长。整个菜市场像一根管道，她从这一端进去，再从另一端出来，日复一日，它吞吐着蔬菜和市民。

看来凌厉没被吞吐，或许他因什么事耽搁，人还滞留在西山，郭影打车去西山。

西山突然间变脸，气氛异常紧张，数辆警车封堵了进山的路口。进山禁止通行，出山受到盘问。

郭影乘坐的出租车已和司机说好，直接开到山间，直到无法再向前走为止。情况发生了变化，警察设的路障，拦截住进山的车辆。

“不能往前开了。”司机说。

“我们说好，你送我上山。”郭影说。

“我倒想送你上山，你没看警察不让。”司机说。

其实郭影也看到了警察，唠叨几句下了车。她以为车不让通行，人总可以，没走几步，给警察拦住：

“对不起同志，不可以往前走啦。”

“我去西山。”郭影说。

“西山不准进。”警察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郭影问。

警察似乎失去了耐心，说：“不准进山就是不准进山。”

郭影听出警察的语气变冷变硬，她这时才注意到站得远一点的警察背着枪，对“56”半自动步枪、“64”微声冲锋枪、“79”式冲锋枪、“85”式轻型冲锋枪枪械不甚了解，反正警察背的不是手枪。影视剧里出现这种场面就是围捕凶犯，现实生活中，她没亲眼见过动枪的场面。

“西山到底怎么啦？”郭影浅声问。关乎自己的丈夫，她首先想到凌厉天天来西山晨练，现在人可能在山上。

“你不要再问了，没事还是走开的好。”警察说，见她探问的目光，



加上一句，“西山今晨发生了血案。”

“血案？你说血案？”郭影用惊恐的眼神望着警察。

“血案。”警察说。

“我丈夫在山上啊！”郭影心里一阵发紧，“他来晨练，来得很早，一个人来……”

两名警察走近，他们交头接耳，眼睛没离开郭影，说着什么，其中有一名警察还瞥一眼山间。

郭影的心一阵比一阵揪紧，本来丈夫没按时回家出现了异常，认为他应该在的地方却发生了命案，放在谁的身上都要联想很多。她的面色变得惨白，心跳剧烈，此时难说出话来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警察走过来，另一名警察也跟过来。

郭影用虚弱的声音说：“我丈夫在山上。”

### 3

市政府办公室黄主任平时很少来公安局，接触警察少，因此没看出今天的气氛与往日有所不同。

“我找你们局长。”黄主任对和自己有着同样职务称呼的公安局办公室主任，不知不觉地居高临下。

做办公室主任的，都是事儿精，尤其是在官场，办公室主任就是一条鱼，精滑的泥鳅鱼！如今做官的，办公室主任提拔起来的甚多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不认得市政府办公室主任，从言谈举止看出来访者级别绝不小于姚局长，于是他说：“姚局正在听案情汇报。请问你是？”

“我姓黄，市政府办的。”黄主任从来不在陌生的比他级别低的人面前，说全自己的职务，他对此不屑一顾，也不是谦虚，职务上留点悬念效果好。

“您稍等，我去……”

“不用，我自己去找他吧。”黄主任可不在乎准许不准许，脚踏机关办公地他有种畅通无阻的感觉。

公安局办公室主任陪同过去，不敢走在前面，只好跟在后面指路。

到了姚剑局长办公室门前，他跨前一步，敲门。

“请进！”

公安局办公室主任为黄主任开门，黄主任走进去。

“黄主任！”姚剑局长起身迎客，对屋子里的两名警察说，“过会儿再研究。”

两名警察走出局长室。

“我来向你请示。”黄主任说。

“噢，请示不敢。我该向黄主任请示才理所当然。”

“老姚啊，说正经的吧，我来和你商量。”黄主任说，“同你商量机关保卫科长的事。”

“王科长他？”

当时研究新一届市府机关保卫科长人选时，黄主任力荐王彪做科长。根据市政府的要求，市局派一名得力的警官到机关任保卫科长，拟三名警察名单让黄主任挑选，他一个都没相中，提出地直街派出所长王彪任科长，姚剑尊重黄主任的选择。

“把王彪撤回，再派一名警官。”黄主任说，“国庆节将至，又时逢井东建市五十周年大庆，机关的保卫工作十分重要，因此要尽快派人。”

“黄主任，王彪出了什么事？”姚剑问。

黄主任似乎不愿说，末了还是说了：“马市长对保卫科的工作相当的不满意。”他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
马市长从来都没想过自己丢东西，当上一把市长，再去提防自己的什么东西被小偷偷去，实在没那必要。设想一下，闲乱杂人谁能随便到市长跟前，班上时间前呼后拥，班后车子送他到家，深居简出。一个月前，马市长在自己办公室丢了部手机。

“你过来一下！”马市长对着听筒发威。

“哎，哎！”黄主任一听，神情一下子就蔫了，气喘不匀称。一般说来，市长不用这种口气和他说话，电话里听出市长发火，而且火气不小。别的不用想，挨一顿训是不可避免，只是没有一点心理准备，到底是因为什么？

“都能进我的办公室？”马市长劈头盖脑地问。

“唔。”平素巧舌如簧的黄主任，此刻舌头麻木，像给牙签别直。

马市长愠怒，刚拿出的冰箱冷冻食品似的，脸上冒着寒气。

“我有一把钥匙。”黄主任说。

“我知道你有，除了你还有谁能开开我的办公室？”马市长问。

“没有别人。”黄主任目光仍旧疑惑，说，“只我一个人有您办公室钥匙。”

“近日别人使用过吗？”

“噢，没有。”黄主任眼前迷雾散去，低声问：“出了什么事，市长。”

马市长说：“我手机丢了。”

“这怎么可能？”黄主任听后差点跳起来，前所未有、闻所未闻市长丢东西。

五层市政府大楼，几位市长在二楼，和市长同楼办公的只有政府办公室的几个科室，由于是重要部位，楼口设有保卫科、秘书科，生人难走进二楼深部，随时随地受到拦截。

“还有一条玉溪烟也不见啦。”马市长说。

马市长傍午被市委康书记叫去，走得匆忙没带手机，放在办公桌上，回来是下午，发现手机不见了。他没立即声张，找了找，抽屉、衣袋里，都没有。

“怪啦？”马市长坐在椅子上沉思默想，他想抽烟，柜子里的整条玉溪烟不见了踪影。

黄主任不想说的话，说了出来：“我一个上午都在开发区开会，才回来。”

马市长笑，显然内容很多。

黄主任实在没必要为自己洗清什么，市长至于因丢了一部手机和一条烟，而怀疑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办公室主任吗？

“保卫科谁值班？”马市长问。

“王彪。”

“哦，记得你说王彪是刑警。”

“当过刑警，之前是派出所所长。”黄主任说。

“他是不是干了很长时间机关的保卫工作？”马市长含蓄而委婉地